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謝用樞

周鼎監生臣叢印椿

臣徐浩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五十六

九真

陳

陳亮

宋史儒林傳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主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善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十言立就嘗攷古人川兵成

敗之迹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爲上客及葵爲執政朝士白事必指合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

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欣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同上中興五論奏入

不報已而退修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觀視錢塘謂其嘆曰或可濯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當淳熙五年孝宗即位

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聖中國衣冠

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舒必將有所發洩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

可久傳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賊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憤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聞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為何事也。况望其憤故國之耻。而相率以終一天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曾不自顧。志在珍滅。而天下之人。晏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思以至乎今。人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爲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所可安平。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道陛下以有爲。而不沮陛下以苟安也。而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象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永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生而久傳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金源之祖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振。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工下之苟安。而爲晏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生焉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生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生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離齟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使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聘。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晏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聘。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知。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加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

文移往反。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藏出師以擾我乎。然使
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
者胡爲遠和以隋其心。昔晉楚之戰於郟也。樂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
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子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息。
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子勝之不可得。紂之百克。而卒無傷晉楚
之拜兵於來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
廢。興存亡昏明之術。晉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
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
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况南北角立之時。而廢
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長庸之
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天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貶損未
興。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群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
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夫象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
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人。不卻而自退縮矣。富有度外之士
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請爲
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問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

夫今日大有為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前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
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
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
定。藩鎮拱手以趨約。使州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
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
自完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常宿重兵以爲固。而
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
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
事自專也。士以尺雇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募絕世之
偉功。天子日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康民。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怒。厚
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拜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
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嚴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渾
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
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耻。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
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新
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

守令。於文法之內。審折因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審慎中國之勢。不限夫。而其大要。則使群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處。嚴使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腹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為。有合於國章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與丹平視中國之耻。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至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藉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疆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耻於為役矣。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思南北征伐。平中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盛。事權之大。為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役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未嘗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復。而卒為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成四

喬越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
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况秦檜盡取而沮毀之。悉耻事讎。飾太平
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屬於一隅。勵志復讎。不免
藉天下之兵以爲疆。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
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
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
以文法滌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
才日以闕耳。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畫天
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惟原其
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
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
之略。必知所度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末。錢鏐
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
倣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
間。人物日以繁盛。遂中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
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脩百司庶府。以

諸禮樂於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臺榭。以樂其生。於
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衆而鎮
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緣業之利。歲耗
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
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見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
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
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
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霸。
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
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
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屯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
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爲僑梁。竟以此代幣。及其
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安。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
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半薄。人才之
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群盜出沒於
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

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左。然未有偏右之氣。五七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控湖湘。北控閩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壘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閩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以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鸞有謀。開豁無他者。安以荆襄之信。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于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遼爲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遼爲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耳。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失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熟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

志孤老辛卯士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杜皇帝伯玉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攷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陛下祭之而不取。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讎。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群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孺。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懣。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群臣。用神效故事。召命上殿。將僱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魯親知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親以其不詣。已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阻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人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讎。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

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智勇。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卒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齎水炭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未而問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月。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惟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初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始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告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顏塹不復知離耻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群臣牧遇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

皇帝用天下之士。令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及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廢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聘。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爲大臣論者。其略如此。言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遂渡江而歸。日落魄。酹酒典邑之狂士。飲中戲爲大言。言涉北土。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濬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詣濬侵濬。濬聞而嘆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嘗掠亮無完膚。極服爲不軌。事聞。孝宗知爲亮。嘗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劉其贖于地。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聞于官。嘗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亮父子州獄。而屬臺官論亮。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雅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無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復。惟推王通書。以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折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粹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威雨雲雷。交

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開拓萬古之心。冒冒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壽。呂祖謙等云。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由潛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泰階以和。誤國三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志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顏。仰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雖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命東宮為撫軍。大將軍嚴建業使之東。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高宗與金有父兄之仇。主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諸仇哉。遺留報謝三使。雖遣金帛寶貨十兩運發。而金人僅以一

使如臨小邦。祭之。歸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思之。若陛下僅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康之計。以振動天下。而與金絕。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陛下試一聽臣。用其言。怒衷樂之。權鼓動天下大略。欲激孝宗恢復。而是時孝宗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先是卿人會宴。未。胡椒特置亮羹。中。蓋村俚歌。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其味有毒。已入大理。會呂興。何念四。歐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佑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鄒汝諧聞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脉。夫。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名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奇皇。在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履之餘。所以祭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宣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群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策三。御筆推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曰。朕推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

皆喜故賜第吉詞曰爾奉以藝文首賢能之責旋以奏動慈宸之聽親閱
大對嘉其淵源惟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授荅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
未至官一夕卒亮之既第而歸也弟克迎拜于境相對感泣亮曰使吾他
日而責澤首遠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于地下足矣聞者悲傷其意
然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腑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爲
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時人寒士衣食之又不衰卒之後又邵侍郎
葉適請于朝命稱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與一子官元一統
志當軌道中首上書請遷都金陵以繫中原之望凡錢塘一切浮靡之習
盡洗清之君臣上下作朴實上人以恢復爲重若安於海隅使士大夫溺
湖山歌舞之娛非一祖八宗所望於今日況有大綱大領又非紙筆所能
盡宜諭宰臣呼臣至都堂應所以問又與宰相虞允文書故相張總公亮
已數年老將在淮上惟李顯忠又多疾在閬西惟吳玠又地遠自餘文臣
諸子等是肉食可餽之流某衛諸軍等是海鮮啖飽之輩公忠貫日月未
石之魚已著而規恢之任在公一身若遷延歲月而不不是寬是圖何以繫
中原士民之望何以雪祖宗二百平之辱何以副主上宵旰之託當安得
有可爲之時而不能爲則後之人子安能爲此哉上諭允文曰陳亮屢上

書。卿時至都堂。問大綱。頗爲何如。允文名亮。聞則曰。先罷科舉百餘年。朝廷內外。專以厲兵秣馬爲務。以實心實意行實事。庶幾良機至而可爲。秀才徒能多言。無補於事。允文杜其言。而參政梁克家由倫魁進。不謂然。翌朝上問允文未及奏。克家遽言。不過秀才說耳。上嘿然。後允文罷政。宣威累欲表亮以合法。特補官入幕府。亮封衆辭。爲曰。候丞相進取中原。亮赴廷對。爲汴京狀首。允文擊節再三。淳熙戊戌。亮又上書曰。自故相虞允文。再撫西師。風餐露宿。經理兵事。不幸而亮子漢忠相曾懷。懷以理財進。相業衡。衡以誕授進。相史浩。浩主和議。猶若也。相趙鼎能如虞允文。以恢復爲念否。雄罷王淮爲丞相。亮上書指淮委靡。不堪用。淮與亮爲同郡。而惡其譏己。會亮在佛寺。與一二士友醉飲中。作君臣問答禮。劇談無所禁忌。其實詔而中作戲耳。飛語聞。遂詔獄。允數月。理寺官言。秀才醉中語實無他也。上曰。亮每上書甚忠。況是醉中語。置之可也。亮得脫。而忠憤不渝。允宗登極。親友勉之。赴廷對。紹熙四年。始就天子親擢爲第一。上知亮名舊矣。一見亮甚悅。朝野慶得人。臨安志陳同甫當孝宗時。守奉力請移都建鄴。且建行宮于武昌。以用荆襄。以制中原。上聽其議。使宰臣王淮召至都省。問下手處。陳與考亮先生游。王素不喜。考亭故研陳而嫉之。陳至都